



张正毛猴王

本报记者 王倩剑

千花百卉明媚，碧水蓝天清新，迎着融融春意，一个个小小毛猴自传承人手下“苏醒”。通州区毛猴技艺传承人张正刚刚完成一组“通州六景”“栩栩如生的毛猴”“热热闹闹的古城场景，带着人们不由自主地走进了‘小毛猴’的‘大世界’”。

【编者话】

一门手艺的诞生，一个工艺的坚守，或始于生活，融入烟火故事，经手的既是器物也是人生；或源自对美的追求，贵重如金银，日常如纸墨，都在匠人手中焕发新生，凝聚着匠人的智慧辛劳与坚持不懈。本报自今日起推出“通州工匠”系列报道，与您一起感悟工匠精神，品人生百味。

朋友们，再过一个月，将是劳动节，我们将用一个月的时间，详细介绍通州工匠，向他们致敬，向工匠精神致敬！

四季成就一毛猴

春天到了，毛猴制作也忙活起来。这是因为制作毛猴的重要材料之一——辛夷就在此时收获。辛夷，也就是木兰花的花苞，差不多有半根手指长，表面生满绒毛，因此被古人称为“毛笔头”。制作者看这种材料，是因为它厚厚的绒毛与猴子的“皮大衣”非常相似，正好可以用来做毛猴的身子。

制作毛猴的另一种重要材料是蝉蜕。夏日，窗外知了叫个不停，它从幼虫变为成虫时蜕下的那层薄壳学名叫“蝉蜕”，既能入药，也是让毛猴生动起来的关键“法宝”。仔细观察，这层棕红色的薄壳还保留着昆虫形态，细足俱在，身上纹路清晰可见，两只前肢扁宽带齿，粗壮有力，正适合做毛猴的腿；四只后肢细长，易于造型，便作为毛猴的手臂，摆出不同的造型；蝉的头顶部移植过来，恰好能作为毛猴的头。还有一种材料是木通，通常制作毛猴头部的“草帽”。

脑袋、身子、四肢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拼合各个部位。这一环节用到的材料便是天然的胶水——白芨。原本白芨为干燥的白色块状物，须将其捣碎，适当加水调和磨浆后就能产生黏性，作为胶水黏合起辛夷与蝉蜕。

辛夷成材于春，蝉蜕蛻落于夏，白芨、木通收获于秋，四种材料取自天然，在药用价值之外衍生出手工艺制作和审美价值。余下一个“冬季”，便是手工匠人研习技艺、臻于成熟的一段漫长时光，只有坐得冷板凳，才能习得真手艺。

一张小桌铺上毡布，摆上材料工具就是工作台，惟妙惟肖的毛猴作品便自这里诞生。张正笑称他是“以家为厂”。

桌上放着一盒子辛夷，这是张正不久前在药材市场一遍遍过手、一个个扒拉出来的，因为制作毛猴须选用绒毛较长且密集的花苞，非得制作者亲自下手，十里挑一，才能保证到手的都是可造之材。

只见张正将一颗花苞捏在指尖端洋片刻，拿起剪刀，将花苞顶部尖儿剪去。“这道工序很关键，如果不剪，两条腿就只能粘在尖上，这猴不就没有胳膊了吗？”他说着拿起另一颗花苞仔细对比，要想猴有猴样，真得好好琢磨。

粘蝉蜕也有技巧。“毛猴生动有趣，全从这四肢动作上来。比如我想这只毛猴向前走，两条腿就不能正好粘在两侧，一条腿稍稍往前、一条腿稍稍往后，一条腿弓、一条腿直，这就有迈步走路的意思了。我想让它抬头，就把这头往后一点、向上翘点粘，别人一看就明白。”手随心动，一只昂首阔步的神气毛猴就出现了。

六景再现老通州

一个人、四味药，做出来是猴的形象，讲的却是人的故事。

张正的家中，最醒目的就是摆放在客厅中央的几件作品，细看去，有层叠高耸的燃灯塔、庄严高大的鼓楼、猴头耸动的热闹集市，这些就是他以通州历史标志性景观为主题所作的“通州六景”。六景包括石坝码头、通州衙署与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、万寿宫大街、鼓楼、大光楼码头、东大街，再现老通州的繁华。

讲到通州的历史，最亮眼的名片便是“漕运”。古通州因河而生，因河而盛，漕船汇聚的码头便是古城一大胜景。细看张正的作品，码头上可以看到毛猴在忙碌，有的伸长了胳膊扯帆，有的为船上客人打伞，有的正将一筐筐的菜往岸上搬。沿岸一溜儿小摊，卖菜、卖烟、卖吃食，还有一处衙门，一个头戴红缨帽的官吏正威风凛凛地和别人交谈。

张正最得意的是水里的一艘“分体船”，船舱中间做出一道接缝，这是运河上的典型“对漕船”，只要解开中间锁扣，船体一分为二，长船秒变短船，能够通过宽度变窄或拐弯较多的河道。

这一景表现的是石坝码头卸运货物的场景。这里是明代朝廷颁诏钦定专用且级别最高的漕运码头，也是接收转运北京官仓的专用码头，因采用条石砌筑呈台阶状石坝而得名。码头每天都聚集着装卸漕粮的搬运夫，周边遍布各种小吃摊、茶肆、酒馆。

和石坝码头差不多热闹的地界当属万寿宫大街，据《大运河与通州古城》描述，旧时称此处为“小天桥”，江西漕运会馆（万寿宫）就建在此，卖艺、杂耍等娱乐应有尽有。张正复原出的会馆戏台，台上唱念做打，台下鼓掌叫好，热闹劲栩栩如生。会馆外大街人声鼎沸，毛猴的形象也分外生动，吹琉璃喇叭的高抬起来，“窝脖儿”的弯腰驼背扛着家具，路上行人被阵阵弦鼓乐声吸引。拉洋车的、瞧西洋景的、做风车的……老北京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
张正今年64岁，生于斯长于斯的他，那一幕幕通州古城景色中满是张正的少年回忆。燃灯塔、万寿宫大街都是他与小伙伴们淘气的地方。“我小时候就住在鼓楼附近的院子里，老人们在墙根下边晒太阳，我们就到鼓楼上边玩去。小孩都淘气，那鼓楼侧面是一段斜坡，我们都顺着斜坡爬上去，从来不走北边的楼梯。有的房屋与城墙相连，楼上就铺一条小过道，直接通向鼓楼，一楼是家书店，小孩总围在那店里看小人书。”这些记忆也是促使他动手复原老通州景色的动力。“古代文人为通州总结了‘通州八景’，而对我来说，这六景也正代表了我心目中的通州。”张正说道。

妙作灵猴观世事

命运的齿轮是什么时候和毛猴联系上的？

这与张正的童年脱不开关系。作为一名老通州，小时候的张正常常和小伙伴结伴去西海子公园玩，总能见到公园的亭子底下坐着个老人，一坐一整天，专心做毛猴。张正看得久了，也挺感兴趣，就跟着老人简单学了方法，当爱好做着玩。工作后，便没有时间再去研究，只是偶尔做些小猴送给同事朋友。

或许是与毛猴缘分未绝，张正在工作时遇见了他的一位师父。“我认识了李致平，和毛猴爱好者的圈子‘接上头’了。他家是专门做手工艺的，手艺地道，我跟着学了不少东西。”

张正另一位师父是有“毛猴曹”之称的毛猴制作大师曹仪简，他也是对张正的毛猴制作理念影响最大的人。

毛猴作为一项民间技艺，起源很简单，传说是老北京南庆仁堂的小伙计受不了账房先生欺负，机缘巧合之下，用店里的药材拼成一个尖嘴猴腮的小人用来出气。后来药铺老板拿这几味药单独包装，作为“猴料”出售，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。经由曹仪简的传承发扬，赋予这项技艺更深刻的内涵。

“一般手艺人做毛猴，离不开滑稽的形态和民俗主题，但曹仪简的作品都有很深刻的寓意。”说到曹大师，张正的语气中充满敬佩与赞赏。他翻开一本曹仪简的作品册，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。“这个作品里，这猴戴着眼镜，好像是看不见了，但眼前一出现铜钱，它的眼睛就好了！这就叫‘见钱眼开’。”

顺着师父的路子摸索，张正对于制作毛猴别有一番见解。

“我们在制作毛猴时，往往让猴子做一些人类才会做的事情，这是把它们通人性的一面展示出来。但同时，猴子本身‘猴性’难改，平衡好人性和猴性，作品才能既不乏幽默感，又引人深思。”张正说道。

他的运动系列作品尤其有趣生动。六只小猴在篮球场上比赛，仔细一看，两只猴子叠起了罗汉就要灌篮，其他猴子上手拉扯阻止，有的干脆爬上篮板向外拦球，一只猴子站在旁边，正一个劲比着“暂停”的手势。这夸张的欢乐一幕，怎不令人捧腹？

如今大人小孩都爱玩手机，张正灵机一动，将新作品命名为“魅力手机”，场景中桃园结义的三兄弟谁也不看谁了，各自盯着手机；老虎就在身边，武松却不知道不是在刷视频；唐僧经过五指山，对孙悟空视若无睹；白娘子与许仙于断桥上擦肩而过，眼睛里只有手机屏幕……当然，作品中更少不了的是他观察到的动人城市生活，空竹与猴子的造型都惟妙惟肖。

“毛猴虽小，却能展示和反映出更宏大的主题，正是‘小毛猴，大世界！’”张正说道。